

西太后

四幕劇

上海新藝書店發行

西 太 后

— 四 幕 劇 —

周 劍 塵 著

上 海

新 藝 書 店 發 行

1940

854.6
621

后 太 西

西太后

第一幕

時間 咸豐四年九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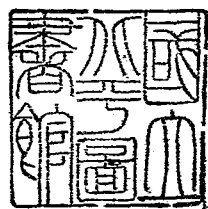
地點 偏宮

人物 咸豐帝 那拉氏(即西太后) 老宮人 老總管 小平(小太監)

小太監若干人 歌舞女若干人

佈景 是深秋的天氣，晨曦黯淡，室內充滿了暮氣。室之左外角，是宮的正門，成月洞形。

中間是放着一只大靠椅，可坐二三人，後是暖房，掛着妃色綢小帘，隱約可看見房內物件。室裏右角，放一口大廚，(可以佈景代替)外是一面大鏡子，靠台之



新2213

右角，有小桌子一只，放椅子一把。月洞門裏角，有茶几椅子等，室之屋頂上掛着宮燈，燭仍燃着，放出紅光。

幕啓 那拉氏在室內學舞，老宮人奏着琴，意態閒逸。

（琴聲和歌唱聲悠揚地）

那拉氏 （且歌且舞，手裏執着一把大彩色羽毛扇子，姿態非常活潑）

老宮人 （坐在椅上奏琴，眼望着那拉氏）

（一曲已終，舞亦停止，歌聲亦息）

那 （婀娜地奔到老宮人面前）姊姊，你看我練得怎麼樣？

老 呵！好極了！我從來沒有見過，唱得這樣好聽的歌，跳得這樣好看的舞的美人兒！

那 （含情地一笑）姊姊您太誇獎了！反而弄得我心裏不安起來了！

老 真的，（拉那拉氏坐下）你姊姊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聰明的人。這一支歌，和這一段舞，教不到三次已經很熟了，你真聰明。聖人說的「後生可畏」，這句話可真不錯！

那 您說得好，我的好不都是姊姊這兒學了來的嗎？

老 你姊姊是沒有用的囉！（用手摸髮，現出頹唐的樣子）人老珠黃不值錢，現在是少年人當令的世界了，我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，無非是做一個討厭的東西吧了，像你才是這世界上走紅的人兒，真像一朵美麗的鮮花一般，將來還不知道要開多少鮮豔的花，結許多甜蜜的果子呢！

那 姊姊，別這麼悲傷！一切的光明都是要我們自己去開發的，姊姊只要自己努力，怕光明不會到來嗎？

老 （冷笑）我們還有什麼光明呢？又不像你，鮮花兒這麼一朵，給萬歲爺看見了，一定是寵愛得不得了。

那 （生恨）萬歲爺，哼！我進宮差不多已經有兩年了，萬歲爺的面，我還只見過一次，而且又是許多人在一塊兒見的，什麼叫寵愛，我根本不想做這種夢。

（遠處傳來咸豐帝臨朝聽政鐘鼓聲）

(那拉氏和老宮人迅速地伏在地下)

(接着傳入奏樂及贊禮聲)

(不久，聲音漸漸沉寂下去，兩人才立起來)

老 妹妹，別說這種話，你一定有希望的，生了這種天姿國色，胸中又是博古通今，而且還有玩得一手好音樂器，真是了不得的人才，臨幸承寵的事不過是遲早吧了。

那 (頹廢地倒在椅角裏) 姊姊，別說了，一切都是失望，我深深地體味到人生是這麼一回事。總而言之，我悔不該進這個火坑！

老 (問) 當初你怎麼肯進來的呢？

那 這還不是因為宮裏是很舒服的嗎？他們說，如果做伴受到萬歲爺的寵愛，那真是享不盡的榮華，受不了的富貴。(嘆氣) 唉！歸總一句話，是虛榮害了我，害我在這裏受一輩子的苦。

老 是的，我也是和你一樣，從前在家裏的時候也是很好的，爸爸想把我配給他的學生，

人也我看見過，長得又端方又清秀，可是我一定不肯，不願作老百姓人家的妻子，一心想進宮來享受榮華富貴，誰知道一進了宮，一切都使我失望，倒還不如住在家裏的好。

那 照這樣說起來，我們都是同病相憐的人兒了。

老 也可以說是虛榮心害了咱們一輩子！

那 那末您這種生活，過了多少時候呢？

老 （抬頭望天）過了，過了總有怎麼三十多年了吧？

那 （大嚇）什麼？三十多年！

老 三十多年，這有什麼奇怪呢？有些女孩子從進宮起一直到死為止，終身沒有見過皇上，的面的還多得很呢！凡事都得靠命運，命不好，無論你怎麼能幹也不中用。（十分感慨的樣子）

那 那末您曾經見過皇帝的面嗎？

(突然又傳入咸豐帝退朝時的鐘鼓聲)

(那拉氏與老宮人又如前般急伏在地上)

(聲音漸漸消滅，他倆也緩緩站起)

那 (拉了老宮人坐到原椅上) 後來怎麼樣了？究竟見過了皇上沒有？

老 見是見過的。

那 見過多少次？

老 多少次？宮裏的女孩子有那麼多，有多少次可以見面的嗎？小孩子，你太不懂事呢。

那 那末究竟是幾次呢？十次，還是八次？

老 十次，八次，只有一次。

那 (驚訝) 怎麼？三十年中只見過皇帝一次。(臉突然漲紅) 那末那時候您一定……

老 一定什麼？

那 一定是喜歡得不得了，恐怕是終身的抱恨一筆勾消了吧？

老（含笑帶怒地打那拉氏）小蹄子，狗嘴裏掉不出象牙來，很好的談談心，大家解解悶，偏偏又要說出這種話來。

那（開玩笑）真的，那一天還不喜歡，您要到什麼時候纔喜歡呀？

老 您再說，我可要打您的臭嘴。

那（敏捷地立起身躲開）不是終身抱恨一筆勾消嗎？

老（起來打那拉氏）小蹄子，不打不成，今天看我饒過你。（追那拉氏）

那（在室內逃嘴裏大笑不止）哈哈

老 你再笑，你再笑（拚命追）

那（逃到門口，剛巧小太監送花進來，身體與那拉氏一撞，雙方幾乎撞倒）

老（當即上來把那拉氏捉到，預備打她的嘴）好，還不是給我抓住了。

那（求恕）姊姊，我下次不敢了。

小太監（不懂）幹什麼，大清早起來趕去，好像貓捕耗子一般，倒怪好看的。（問那拉氏）

爾貴人，究竟怎麼一回事？

那（帶笑地）您去問她，我不知道。

小（問老宮人）瑛姊姊，怎麼一回事？

老她：（想想又說不出口）

小她什麼？

那（逼老宮人）她什麼，您說呀！說出來給大家聽聽，這有什麼關係呢？

小是的，說出來又沒有關係的，別放在肚子裏，有飯大家吃，有話大家說，爽爽快快不很好嗎？一定要藏在肚子裏，難道說叫他藏出一個小孩子來嗎？

老（罵小太監）小狗頭，你也不是個好東西。（用手指兩人）你們全都不是好東西。

那（笑）哈哈，什麼，又說起我來了，他說您，跟我有什麼相干呢？真是笑話。

小我真給你們弄得莫明其妙了。（把瓶內殘花拔下，將手裏鮮花插入）

老給你們一鬧，我的力氣都給鬧完了，（打哈欠）蘭兒，我要去休息一下了。（進房休息）

那 剛才誰叫您要打人。（眼送老宮人進房，回頭與小太監說話）小平子，昨天晚上萬歲睡在那一宮裏？

小 睡在北宮。

那 （生氣）哼，北宮，北宮那隻狐狸精，像個什麼樣子，萬歲真……（想說真糊塗，但又不便說）真是笑話。

小 是的，萬歲真不聰明，怎麼倒不睡在像天仙一般的蘭貴人宮裏呢？

那 我也不想，誰要萬歲來。

小 （譏笑）您嘴裏說不想，心裏是想得要命了。
那 胡說。

（外面傳入女子歌唱的聲音）

（兩人靜聽，那拉氏的臉色隨聽隨着變色，像怒恨非常的樣子，只有小太監毫不在意地拍着手合裏面的歌聲）

(歌聲停止)

那 (生氣地) 這種狐狸精，越弄越不像樣了，青天白日，唱這種淫蕩的曲子，如果我做了
哼！一個個要她們的好看。

小 (代抱不平) 她們唱歌與您什麼相干，要您這樣生氣，你不是也常常唱的嗎？那末人家唱的
都是淫蕩的歌兒，你唱的才不淫蕩，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？

那 (眼睛一揚) 別多說了，我問您，託你們的事究竟怎麼了？

小 啊呀，我幾乎忘……(拉那拉氏耳語)

那 (臉現喜色) 事情成功了，我一定得重重的謝你們。

小 那倒用不着，只要您將來得寵了之後，別忘記了我們，在萬歲爺面前多多地美言幾句就得了。

那 (興奮地對鏡子弄簪理髮，狀甚得意)

小 蘭貴人，準備一下，時候只怕不早了。(匆匆下)

那（喊老宮人）姊姊，別睡了，快出來，快出來。

（老宮人在裏面答應：「幹什麼，大驚小怪。」）

那 您快出來，我有話對您說。

（老宮人：「什麼話，你說得了，這樣鬼鬼祟祟，又不是好事情。說罷，傳出腳步聲。」）

那（對鏡梳裝打扮）

老（從房裏走出來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那（愉快地過去與老宮人耳語）

老（面現喜色）真的嗎？

那 真的，誰騙你。

老（看天）那末時候已經不早了，你快打扮起來！我來幫你的忙。（上來幫那拉氏插花

裝飾

（裝扮完畢）

那（婀娜地進房，取出兩三套衣服出來）姊姊，您看穿那一件好看。

老（代選擇了妃色的一套）這一件的顏色頂漂亮，年紀輕的人穿了，更能顯出她的美麗來。

那（點頭）我也覺得這一件好看。

老（替那拉氏穿上）

那（在鏡前照着，做出種種豔美的姿態）

老（在背後看，口中贊美）漂亮極了，當年的西施，昭君，貂蟬，楊貴妃也趕不上你，你真有閉月羞花之貌，落雁沉魚之姿，可算得古今來第一個美人。

那（誰要聽您的話。將兩件不穿的衣服拿進房去）

老（很忙地整理房間）

那（從房裏出來，又到鏡裏照看，外面稍有聲音，就奔到門口探望）

（音樂聲遠遠傳來）

老 (坐立不安) 我：我在這兒很不方便，我想等一會兒再來。(要想出去)

那 您別去，我有許多事要託您幫忙呀！

(外面音樂聲和人聲越傳越近)

老 (侷促不安) 待：待一會，我再來(抽身出門)

那 (焦急地在室內徘徊)

(音樂聲和人聲已到門前，同時又聽得太監高喊的聲音：「萬歲爺駕到，闕貴人快來接駕。」)

那 (匆匆走出去，孰知人已進來，只得仍退回來)

(衆內侍，御林軍等全副儀仗保護着咸豐帝進來)

老總管 (扶帝坐在中央)

(內侍，御林軍等威武地分立在兩旁)

那 (跪下見駕) 萬歲在上，奴婢接駕來遲，罪該萬死。

咸（親自扶起）蘭兒平身。

那（起身）萬萬歲。（站在一旁）

咸（細看那拉氏花容）

那（嬌羞地頭沉下）

咸（對老總管說）賜蘭貴人一個座兒。

總領旨。（命小太監設座）

咸蘭兒坐了。

那（行禮謝帝）謝萬歲爺。

（四太監捧茶果盤送進來）

總（接茶果送上帝食用）萬歲爺，請用茶果。

咸（暗示命老總管也送給那拉氏）

總領旨。（令小太監送茶果給那拉氏用）

小 (會意,送茶果至那拉氏面前)請爾貴人用茶果。

那 (用茶果)

(帝與那拉氏用畢茶點)

咸 (揮手)你們都退下。

總領旨。(命小太監等退下)萬歲有旨,懋駕退下。

衆人 是。(內侍及御林軍等全行退下)

咸 (上來拍那拉氏背)闖兒,你可長得真不錯。

那 (對帝瞟一眼,暗示老總管在這裏)

咸 (會意)你也退下。

總領旨。(也退下)

咸 (拉那拉氏同坐)您長得真美,這宮裏女子雖多,那一個能趕得上您,跟您一比,真像東施見了西施。

那（撒嬌）萬歲爺我長得醜陋不過，請萬歲爺包含一點兒。

咸別客氣了，你看（用手指伊）臉兒長得這麼白，頭髮又長得這麼黑，眼珠子長得這麼俊，手指頭生得這麼尖，真是比天仙還要美麗到萬分。

那（含羞地）萬歲爺的嘴，太會說話了。

咸（捧那拉氏香腮）蘭兒，你愛我嗎？

那（微笑點頭）

咸（大喜，狂笑）哈哈，天下沒有使我更愛的人了，你是我的心肝，你是朕的寶貴，朕從今以後，一天也不能離開你。

那（感激地靠近帝身）萬歲爺，您真是天下最多情的人兒！

（外面射進陽光——燈光代替——表示雙方愛情之濃厚）

咸是的，朕是一個多情的皇帝。（拉那拉氏手玩）蘭兒，你進宮來有多少日期了？
那已經有兩年了。

咸 兩年了？怎麼我好像沒有見過你的面似的？

那 萬歲爺是天下最尊貴的人，奴婢那有這福氣能常見萬歲爺的面呢？

咸 （嘆氣，感慨地）唉！這幾年來，給長毛和洋鬼子搗亂，弄得朕頭腦都發昏了。

那 這種事情，讓大臣們去辦理好了，何苦要萬歲爺費心呢？這樣一來，豈不是太辛苦了嗎？

咸 （失望的神氣）大臣們，雖然也有幾個是很能幹很忠心的，可是他們多半是只想升官發財，不知道爲國效力的飯桶。

那 （同情似地）這些大臣們也太沒有用了。（稍思）萬歲爺，外面長毛造反的事情，究竟怎麼樣了？

咸 （憂慮樣子）不用說起了，那些長毛，剛從廣西起事的時候人數並不多，兵力也很小，他們的頭兒洪秀全，又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人物，可是那時候的官員們，都怕得他們要命，一聽到長毛來，不想抵抗，只會望風而逃了，纔引得長毛這樣的猖獗，勢力就一

天天的大起來。

那 那末他們中間既然沒有什麼能幹的人，這不是很容易消滅的嗎？

咸 能幹的人，當然也有幾個，可是並不很多。

那 誰呢？

咸 就是石達開，這人文才武藝都很出衆。不過他是一個沒有權柄的人，大權都操在楊秀清手裏。

那 楊秀清這個人，萬歲爺覺得怎麼樣？

咸 （思索片刻）楊秀清，是一個好功自大，心地陰險的人，有這個人在裏頭，只怕就是將來長毛失敗的禍根。

那 （若有所思）……

咸 您覺得肚子餓嗎？

那 不，萬歲爺你餓嗎？

咸（點頭）我覺得有一點兒餓了。（喊）內侍。

（老總管在外面答應：「奴婢在。」接着走進來。）

咸（對老總管）有什麼東西，拿來點飢。

總領旨。（退下）

那（繼續問）我們這邊派去打長毛的有一個曾國藩，曾大人，他的能力又怎麼樣呢？

咸曾國藩的能力的確是很不錯，尤其是他練的湘軍，比咱們八旗的兵要勇敢得多，將

來能夠消滅長毛的人，只怕就是他了。

那真想不到，咱們八旗子弟裏邊兒近來倒很少出色的人材。

咸（不服）那倒也不是這麼說，他們漢人雖然出了不少的人才，可是國家的大權仍舊

在咱們滿洲人手裏。

（老總管領四小太監送上食物）

總（叩見）萬歲爺，蘭貴人，用點心。

(小太監送上點心與帝等用)

(帝與那拉氏用點心)

(帝與那拉氏用畢點心)

(小太監絞上手巾)

總 (請示) 萬歲爺, 還有什麼旨意?

咸 待一會酒席開到這邊兒來, 朕今天想在蘭貴人這兒用飯。

總 領旨。(率四小太監退下)

那 咱們滿洲人的確是頂強悍的民族, 不過起初進中原的時候, 把漢族的天下到手得這樣快, 一半也是靠了他們漢人中間許多將士倒戈所致, 像吳三桂, 洪承疇, 尚可喜等, 他們都是很出過力的。

咸 對啦, 天下事往往這樣, 外面的壓力倒可以想法子解除, 頂不容易防備的就是自己裏面有內亂, 以後, 我們倒要仔細才好。

那 (點頭) ……

(沉靜)

那 (又想起一件事) 萬歲爺, 近來洋鬼子的騷擾比從前清靜一些了嗎?

威 (恨恨地) 洋鬼子, 再討厭沒有了, 怎麼會清靜呢? 他們看見我們國內有了反叛, 就趁這機會搗亂起來, 老是騷擾不甯。不過……不過總有一天, 叫我們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, 一定要跟他們拚一個死活的。

那 洋鬼子就是這一點不好, 得寸進尺, 貪得無厭, 不要想異種的鬼子, 就是離得很近, 而且又同文同種的鬼子, 他們不是也常不顧一切來侵略我們嗎? 甚至有些時候比異種的鬼子的手段, 還要厲害得多。

威 他們這樣肆無忌憚的侵略我們, 總有一天我們要報復的。(恨恨地)

那 明朝不是有一個戚繼光將軍, 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, 幾乎完全消滅的嗎?

威 是的, 不過這種人才, 我們將來一定會有, 只要大家肯一心一德去擁護, 服從他, 那末

最後的勝利，一定可以達到目的。

那 這一點，我們也應該注意，就是怎麼樣使全國的民衆要養成服從領袖，信仰領袖，擁護領袖的決心，一個國家，如果出了一個偉大的領袖，人們都不去信仰他，服從他，擁護他，這個領袖仍舊不能發揮出他的力量來，那末國家也仍是不能強盛起來。

威 (大喜) 對啦，蘭兒，看不出，您非但是一個天仙般的美人，而且又是一個多才多能的奇女子。(拍那拉氏背) 那以後國家的大事，要多多的請您幫助了。(摸出玉璽來交給那拉氏) 蘭兒，這是玉璽，您代朕掌管了。

那 (感激地跪下接印) 謝萬歲爺這樣的大恩，叫奴婢以後怎麼報答呢？

威 (扶起那拉氏) 哈哈，不過以後要你多辛苦一點兒就是了。

那 (感謝地) 奴婢一定願爲萬歲爺盡忠，不過奴婢生得太愚笨了，恐怕要誤萬歲爺的大事。

威 (假依那拉氏) 蘭兒，別說這種客套話。(臉現愉快顏色) 今天朕遇到了你，心裏真是

說不出的快活，大家來熱鬧一下吧，慶祝我們的相會。內侍，（喊老總管）

（老總管在外答應「奴婢」在。接着走到帝前）

總（行禮）萬歲爺，奴婢在。

咸 你去喊一班歌女，進來歌舞。

總 領旨。（退下）

咸 你能舞嗎？

那（嬌豔地點點頭）

咸（得意）那好極了，待一會你也來舞一套。

（老總管帶舞女等上）

（帝與那拉氏坐到旁邊看舞女歌舞）

（音樂聲悠揚起）

（舞女們且歌且舞）

威（拉那拉氏）蘭兒，你也來舞一回。

那領旨。（下來獨舞）

威（看那拉氏舞，興奮異常）

（外面傳入爭執聲）

小（奔進來報告，神志慌張非凡）萬……萬歲爺大事不好了，長毛大舉進攻，漢口，漢陽，

武昌完全失守，湖北巡撫陶恩培及大小官員全數殉難。聽說就要殺到北京來了！

威（大驚，神志倉皇）啊，長毛，長毛……

（秩序大亂）

第一幕急下

第二幕

時間 光緒十四年四月

地點 頤和園

人物 西太后 光緒帝 李鴻章 曾紀澤 李蓮英 李妹 載漪 衆太監

衆宮女

佈景 百花怒放的春天，頤和園更見豔麗繁盛。園之一角，中央是很遠的亭台橋河等（佈景）左角裏有一園門，成圓形，右角外部有一長方形小門。園中有石凳花木等物，間有兩三只靠椅，備人多時之用。全景美麗光亮，充滿蓬勃之氣。

幕啓 一宮女手拿宮扇在園內撲蝴蝶

宮女 （見豔花，留戀地不忍離開）

（裏面傳出男子咳嗽聲）

宮女（匆匆下）

曾紀澤（踱出來，在花叢中徘徊）

李鴻章（上來，拍曾肩）曾大人，究竟是騷人墨客之流，賞花步月，都是些雅事。

曾（回頭，見李，急行禮）噢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中堂，失敬失敬。

李（急回禮）曾大人，今天奉旨遊園，是一個快樂日子，大家隨便一些好了，曾大人何必多禮了。

曾（是，是，是中堂吩咐。）

李（看四面）好美麗的頤和園啊！

曾（這都是靠中堂的力量。）

李（這是什麼話，怎麼靠我的力量呢？）

曾（伸三根手指）不靠中堂調撥三千萬兩，頤和園怎麼會這樣美麗呢？

李（慚愧）這種事情何必去多提呢？太后要這樣做，叫我也不能反對，本來是絕對不可

以的，中國的海岸線有二萬五千里長，一百萬的海軍費怎麼夠支配，可是太后一定要調用，叫人實在沒有辦法。

曾 沒有關係，將來再在老百姓身上捐好了，好得人口多，三千萬算什麼一回事。

李（勸曾）輕一些，給人家聽見。曾大人，有些事我們少管為妙，不然非但吃力不討好，而且要遭人家的仇視。

曾（固執）讓他們仇視好了，我會紀澤就不怕人家仇視。

李 不是這樣說，當然我們事情不做錯，怕誰仇視呢？不過冤家宜解不宜結，何必把天下事看得太認真呢？現在，不比像令尊大人在世的時候了，所以凡事還是馬虎一些好，

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」曾大人您想這句話對嗎？

曾（掏出奏章來給李看）那末照中堂這樣說來，這份東西也不必呈上去了。

李（看奏章，頭大搖）這個本章決不能奏上去，不然……恐怕對您不大方便。

曾（冷笑）哈哈，現在弄到諫官不好開口，這真是少有的事（消極地坐下）

李（聰明地）現在多吃飯少開口是最聰明了，如果不懂這個祕訣，那就要吃虧了。（也坐。）

曾 中堂，在從前我看您一切的思想行動都非常前進的，怎麼現在變得這樣快，這是什麼緣故？難道說換了兩個人了嗎？但又，那末一定是時代變了，是不是？

李（點頭）時代變了，一些不錯，是的，我現在的思想行動，和從前的比較一下，自己也覺得是有些兩樣，並不我自己要這樣，這都是環境使然。

曾 我們做一個人，應該去創造環境的，怎好受環境的支配呢？想現在朝政弄到這個樣子，都是給這一班賣國的奸黨……

李（搶着說）輕一些，給人家聽見了不大好。

曾（毫不顧忌）都是給一班賣國的奸黨弄壞的，這批奸賊一天不肅清，國家一天不會強盛起來。

李（點頭）

(裏面傳出腳步聲)

李 (注意地聽)

載漪 (大模大樣走出來) 好美麗的頤和園啊！生在帝王家，多麼幸福啊！

李 (急立起身向載漪行禮) 端王晚安。

載 (見李，含笑地回禮) 喔，原來是中堂，什麼時候進來的。我怎麼沒有看見您，我常想找您談談，可是老沒有機會，今天一定要多和中堂談句話了。來，來，大家坐了再說。

(見曾仔細看)

曾 (勉強立起來與載見禮) 端王，您好。

載 是曾大人嗎？您也在這兒，巧極了，來，大家來談談。

曾 (冷冷地) 好的，大家談談。

(三人坐下)

載 (看四面) 中堂，曾大人，這個頤和園造得不錯吧？

李曾（同聲）很不錯。

載 你們知道嗎？這園裏的花草都是我一人設計去採辦的，這些花草非但有土種的，就是洋種也不少，我覺得洋人的東西沒有一件不好，譬如以狗來說，洋狗也比我們的土狗好，土狗土頭土腦，洋狗身段顏色，非但生得令人可愛，就是叫起來的聲音，（扮拘叫）汪汪汪的，也比我們的土狗響亮得多。

曾（問）端王，您府上也養狗嗎？

載 養的。

曾 是洋種狗還是……（一笑）還是土種狗。

載 當然是洋種狗，誰要養土種狗，（綳眉）養洋種狗真麻煩，每天要替他洗澡，還要買好的東西給他吃，比人家養一個孩子還要難養。

曾 那末端王府上的狗，給他吃些什麼東西呢？

載 吃呀……（想）吃……吃是吃的，啊呀，我的記性太差了，天天給他吃的東西，怎麼也

會忘了，噢對啦，狗不是我喂的，是用了兩個人專門喂狗的，不過……不過狗吃些什麼東西，我也記得一些，好像是燕窩，海參吧。

曾（暗笑）狗怎麼要吃燕窩海參呢？又不是像端王千歲。對嗎？狗不會吃燕窩海參的，人才會吃。

載（臉紅）是的，狗也會吃的，非但會吃，而且吃得比人多，多上好幾倍。（抽出烟袋來抽烟）

李（上來替載打火）

載（稱謝）啊呀，對不起，中堂真客氣。

曾（帶笑地）端王，府上的洋狗會抽烟嗎？
載 怎麼？（像生氣的樣子）

李（對曾看一眼，暗示叫他少開口）

（突然裏面傳出李蓮英唱戲的聲音：「楊延輝，坐宮院，自思，自嘆……」）

(大家注意地聽)

李蓮英 (帶唱帶做地走出來) 想起了, 當年事, 好不慘然……

載 (急奔上來迎接) 李總管, 您忙呀!

蓮 (見載, 毫不在意, 學唱戲的聲音與他答話) 我道是誰, 原來是載漪, 慌慌張張, 爲着何來?

載 (怪難爲情地)

李 (站起身來, 上來想與李蓮英見禮)

蓮 (看見李及曾, 連忙上來打招呼) 啊, 巧極了, 中堂和曾大人也在這兒, 你們都好嗎?

李 謝謝李總管, 您好。

曾 (起身) 您也好。

蓮 很好很好。

載 (興奮地上來) 李總管, 您剛才唱的是什麼戲?

蓮 (鄙視)什麼？這是大名鼎鼎譚鑫培唱的四郎探母，您還不知道，老佛爺最愛聽這齣

戲，宮裏人誰都會唱，怎麼您倒聽不出來。

載 我……我……聽是聽得出的，是，是，記性太差了，忘記了。

蓮 怎麼會忘記呢？

李 (插嘴)李總管，剛才唱的是坐宮一段嗎？

蓮 (得意)對啊！到底是中堂能幹，您看，非但懂洋務，懂軍事，懂民政，還懂京戲，真不愧是

一位傳古通今的大人物了。

李 (謙遜)啊呀呀，承李總管謬贊了，真不敢當。

蓮 真的，並不是我奉承您，國家的事情，對外的，可以說全靠中堂，對內的那末……

曾 對內的全靠李總管了，是不是？

蓮 (不安)這個……這個……也可以這樣說，(點頭)也可以這樣說，中堂，端王，你們看

對嗎？

李載 (同聲) 對的。

蓮 說出來，你們也覺得奇怪，我一天到晚可以說沒有空的，老佛爺的事情，無論大的小的，統統要問到我，然後才去執行，我常這樣想，如果有一天我離開了老佛爺，那末這許多事情，不知要怎麼樣解決才好。

曾 (悄悄地走出去)

(三人對曾背影看，都面現不快色)

載 李總管，您怎麼好離開老佛爺呢？這不是糟糕了嗎？不要說一天，就是一時，一刻，甚至一分一秒也不可以。

蓮 (信口開河) 就是這一次的園遊，非但發起是我，就是一切的設計也都是我一手包辦，爲了這件事，差不多有半個月不得好好的睡眠。

李 這樣也太辛苦了。

載 李總管多才多能，就是辛苦一些，也不覺得的，換了我，一定是……

蓮（搶着說）換了您，也担承不下。

載（羞愧地）是，是。

蓮（看天）啊呀呀，我真糊塗，還有許多事情要去幹，怎麼老是在這裏胡扯，咱們再會，再會。

李 耽誤了您多少時間。

蓮 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（匆匆走到右邊園門口，突然見曾進來，兩人面面相覷，稍加招呼）再會。（匆匆下）

曾（吐痰）呸。（走過來）

載（與李，曾告畢）我也要去了，再會吧。

李（行禮）再會。

曾（勉強說一聲）再會。

（載又大模大樣下）

李 (拉曾坐下) 曾大人, 您的脾氣怎麼老是不肯改變, 這樣子下去, 我看是不會有便宜的, 做一個人應該敷衍敷衍的, 老是這樣固執是不興的。

曾 我就是不會敷衍, 不像您見了誰也會敷衍上去。哼, 這種無恥的東西, 我見了他們就頭痛。

李 (和平地) 一朝權在手, 那敢不低頭, 做人應該圓通一些的。

曾 不低頭怎麼樣, 怕他們把我的頭搬掉嗎? 圓通, 這樣的圓通, 簡直是侮辱。

(燈光放亮)

光緒帝 (心神不甯地走出來)

李 (見帝, 連忙跪下接駕) 陛下在上, 臣李鴻章接駕。

帝 (一驚) 噢, 原來是你們兩位卿家(扶李曾)起來, 起來。

曾 (起身謝恩) 謝吾皇萬歲。

帝 (匆匆坐下問李) 李卿, 安南的戰事聽說打得很好, 馮子才的軍隊在諒山一帶消滅

了法國兵三千多，失去的鎮南關，已經收復了過來，那末現在爲什麼還要主張和平訂這種失地賠款賣國的條約呢？

李（尊敬地）陛下……陛下，打是打得很好，不過這個消息傳來得太慢了，等到我們知道條約已經訂好了。

帝訂好了，不好再行改訂嗎？

李這……這不大好，於理不合。

帝（生氣）什麼於理不合，外國人他們講理嗎？如果講理的話，那末爲什麼一定要到我國來強賣害人不淺的鴉片，我們拒絕，他們就引兵來進攻，還有無緣無故佔據我們的軍港，強借我們的島嶼，這還算合理嗎？

曾是的，如果講理，這樣得寸進尺的侵略行爲，難道是真理呢？

帝總之，我國的政治，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了，如果這樣的外交，再辦下去，國家越弄越糟糕，（冷笑）哈哈，真笑話，打了敗仗，賠款失地倒不要說起，目下我們正在反攻勝利，也

要來主和，訂立賣國的條約，賠款失地，這不是要笑死人的事嗎？

李（誠惶地）是，是，是。

帝朕並不是今天責備您，不過你是一國元老，當然也該多負些責任，不應該這樣糊塗地做出去了！

李（不安地）是，是，是。

帝要國家強盛，我覺得非馬上改革政治不可。

曾陛下下的意思很對，只有實行新政，國家的前途才有希望。

帝（問曾）你在英、法的時候，覺得他們的政治怎麼樣？

曾英國、法國的政治，是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權並立的，誰也不受誰的節制，充分地能發揚出民治精神和政治的効力來。不像我國一切的大權都操在……（聲音稍低）都操在太后一人手裏。

帝（點頭，十分感慨的樣子）

(靜默)

(突然傳來敲鑼鼓的聲音)

(三人靜聽各人臉上都現倦容)

(鑼鼓聲停止)

帝 一天到晚開鑼唱戲，還成個什麼國家？(恨恨地用拳擊了一下腿)政治非改革不可。

李 (慢吞吞地)不過……不過……太后……恐怕要反對。

帝 爲了國家前途着想，也顧不得太后反對了，不過太后如果希望國家強盛起來，那末當然也不致十分反對的。

李妹 (匆匆從右園門奔出來)開鑼了，開鑼了，看戲去。(見帝，連忙止步，殷勤地上來招呼)萬歲爺，在這兒，我什麼地方不找到，戲已經開鑼了，看戲去好嗎？

帝 (冷冷地)朕不要看，你去看好了。

妹 今天戲很好的，有譚鑫培的清官冊，陳德霖的彩樓配，還有……還有……都是最精

彩不過的戲，萬歲不去看，別錯過了機會。

帝（討厭）我不去。

妹（生氣）那末萬歲爺在這兒幹什麼？

帝在這兒談論國事。

妹（輕鄙）談論國事？國事什麼時候不好談，偏偏要今天談。

帝（不理睬）……

妹（快快退下）

曾（問帝）這位女子是誰？

帝是李連英的妹子，真討厭，老是纏繞不清。

曾（微笑）看她好像是怪多情的。

帝（冷笑）哈哈，不過她的情是白用了。

李好一個白用了。

曾（談諧地）這叫做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」

帝（莊嚴地）這種事情，我們不必去談他，還是討論討論國事。改革政治是刻不容緩的事，你們對於這件事，覺得有什麼意思？

李 改革政治是很重要的，爲妥善起見，最好先請示太后，得了太后的同意後再實行，那末將來才不致中途發生問題。

曾 太后如果不同意怎麼辦？

李 臣想……我想，只要先……先打通了李總管，那末太后那邊就沒有問題了。

帝（不樂）爲什麼要打通他呢？朕最看不起這個奴才，國家大事，輪不到他管，要他參加什麼意見。

曾（同情）臣也覺得這樣，爲什麼一定要先打通他呢？這是正大光明的事，何必鬼鬼祟祟呢？

（裏面又傳出拉胡琴和唱戲的聲音）

(靜聽)

(戲唱完，只聽得如轟雷一般鼓掌和喊好聲)

帝 (現厭倦)

蓮 (神氣地走出來，見帝行禮) 萬歲爺請您去看戲。

帝 (不快) 朕不要看。

西太后 (李妹扶着太后，後面跟着許多太監、宮女等) 什麼我叫你也叫不動了嗎？

帝 (立起來，跪下) 母后，兒臣怎敢。

李 (迅速過來叩見太后) 臣李鴻章
曾紀澤 請太后晚安。

西 …… (對他們恨恨地看了幾眼)

李 (跪在地下，一動也不動)

西 平身。(聲音很粗地)

李 (同聲) 謝太后。(起身站在一旁)

西（怒視帝）你近來的胆子真越弄越大了，今天是園遊的日子，當然大家賞賞景，看看戲，你偏偏要約了人談什麼國事，國事什麼日子不好談，一定要今天談，豈不是有意違抗我的旨意嗎？

帝（跪在地上不响）……

西（冷笑）哼，討論國事，看你討論出些什麼辦法來，老實對你說，你不要聽了那些人家的胡言亂語，什麼改革政治，改革政治，我們有我們的辦法，這辦法是千古不變的。

帝（戰抖地）不過……改革政治……也是……也是……刻不容緩的事。

西（大聲）什麼刻不容緩，刻不容緩，我主張改革，就馬上改革，別人無論有什麼主張，沒有得到我的同意，誰也不能進行，知道嗎？

帝知……知道的。

妹老佛爺，譚鑫培的清官冊就要上演了，快去看吧。

西（笑）真的，不是您提起，我倒忘了，小譚的戲還沒有看哩。（叫帝）起來，跟我去看戲去。

帝 (立起來) 遵母后旨意。

妹 (勝利地對帝看)

帝 (恨恨地，頭沉下)

西 (還有呆什麼，去)

(衆人擁護着太后等下)

曾李 (跪送太后等)

(太后等進去)

曾李 (立起來相對地冷笑了幾聲) 哈哈。

(裏面傳出唱戲和鼓掌喝彩聲)

曾李 (深深地嘆了一口氣) 唉！……

(鑼鼓聲大作)

第二幕下

第三幕

時間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

地點 太和殿

人物 西太后 光緒帝 康有爲 袁世凱 載漪 李蓮英 李蓮英妹

孫家鼐 楊銳 劉光弟 林旭 珍妃 義和團代表 衆太監宮女

數人 御林軍數人

佈景

太和殿，明窗靜几，甚爲幽寂，殿左有長窗四扇，靠外角爲殿的偏門，殿右角設御座，兩旁有便椅若干，便百官坐奏之用，御座後爲檀木香几，上設花瓶一，內插時花數枝。御座後有卷宗庫一（佈景），及宮燈一盞，殿正中有名畫一幅，上繪龍戲水圖。

幕啓

光緒帝閱康有爲之呈請變法奏章，康坐在御座側，備帝咨詢。

光緒帝 (坐着仔細地覽本，每閱至一段，頭一動，表示十分贊同意，閱畢與康有爲談)

好極了，照你的本章上看來，有許多事情非迅速加以改革不可

康有爲 是的，依臣愚見，要國家強盛，現在的政治非加以改革不可。

帝 那末你覺得那幾件應該首先舉辦的？

康 (稍思而堅決的表示) 臣以爲有三件大事，非首先行舉辦不可。

帝 (關心) 那三件呢？

康 第一件是開特科，我國數千年來的政策，都偏重文學，而忽略了科學，像機械的製造工業的研究，商業的改良，財政的革新等，都沒有注意。可是尤其是近世紀的時代，一個國家決不是祇靠幾個文人就能夠辦理得好的，要舉辦大政，非得搜羅各項的人材不可。

帝 (點頭) 不錯，開特科訓練和挑選各項人材的確是富國強民的辦法，這個可行！

康 (繼續陳述) 第二件是裁兵。

帝（懷疑）裁兵？這恐怕不大妥當罷，我國的門戶已經開放，外人不時來侵略，現在吾國

所有的兵額，還不足和他們抵抗，如果再裁掉了，那用什麼兵力去抵抗各國的侵略呢？所以這個問題，我覺得還有點商榷的餘地。

康（解釋）臣也知道陛下聽了這句話，一定要懷疑的，不過，臣的意見，還沒有完全說出來。

帝（轉喜色）那末噢，你還意思補充嗎？快說快說。

康兵，是保民保國的，當然是國家唯一的武器，可是現在的兵，保民不足，擾民有餘，這種兵越多，國家的實力越是薄弱……

帝（點頭）

康……唯一的改革辦法，就是一方面，把現有的八旗兵，首先加以整頓，嚴密地甄別一番，凡是思想腐敗，戰鬥力薄弱的，把他們統統裁掉……

帝（一面聽，一面不絕地把頭打圈子）

康

……另一方面呢，馬上訓練新軍，最要緊的，是完全做德國式的操法，……（緊張一些）陛下也知道，近百年來，歐洲各國列強的兵力，沒有一國不大大的加強，同時，他們的兵法，也盡量搜羅許多專家，在祕密的改良，……（得意忘形似地，現出書生本色）所謂「鄰之厚，我之薄，」不進則退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……

帝

（點頭稱是）

康

如果照這樣辦法，臣料不到五年，我國的兵力，至少要比現在強得多啦！

帝

（頭打了圈子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）唔！這不過，這筆經費從何處而來呢？

康

那當然是有辦法囉，裁掉的老兵，把他們的餉銀，充作所訓練新軍的用費，這樣所差的數目就不多了。

帝

（撫掌大喜，稱贊不已）啊！您的辦法好極了！朕得了你這樣一位賢臣，真是國家的洪福。

康

（謙遜）陛下誇獎，臣不敢當。

帝（笑容稍斂）第三件怎麼樣呢？

康 第三件是開通民智。

帝（覺悟地）哦，開通民智，是不是你常常主張的廢除八股設立學堂嗎？

康 陛下真是「乃聖乃神」！明察秋毫。八股的害處，臣已奏明在前，不過，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學堂的設立。臣以爲，在京城裏設立「京師大學」，凡是四品以上官員的子弟，都可以入學，各省，各縣，設立中學堂和小學堂若干，入學的資格，並不限制，……最要緊的，學科齊備，因材施教，使學生們個個學能致用，將來需要人材的時候，就可以盡量起用學堂裏的畢業學生。……這樣一來，不論農，工，商，法，都各有專材，那時候，國富民強，陛下不是「垂拱而治」了嗎？

帝（深表同意）好極了！好極了！有計劃，有理論，再加上一個實現，那不就是成功了嗎？

康 帝（拍手大笑）

帝 那末，我們怎樣去實現他呢？

康 臣個人的能力有限，臣以爲要舉辦大事，首重賢才，陛下如果銳意執行，臣願負責保舉幾位同僚，以收指臂之助，不知陛下龍意如何。

帝 那當然可以，人材是越多越好，但不知是那幾位？

康 （離座將備好的名單呈上）就是這幾位，他們學識經驗，都很能幹，胆量也不錯。請陛下聖裁。

帝 （看名單，讀名字，內閣候補侍郎楊銳，（點頭）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，內閣候補中書林旭，（點頭）不錯，朕也覺得這幾位卿家能力很強，但是，他們都跟你的意志相同嗎？他們可以說都是忠君愛國，矢志革新的賢臣，和臣的意志完全相同，請陛下放心好了。

帝 （樂甚，大笑）哈哈，好極了！朕得到你們這一班人才，何愁國家沒有辦法，（連連稱贊）好極了，好極了！（喊）內侍。

小太監 （推門進來）奴婢在。

帝 傳這幾位大臣立刻進宮。(將名單交給太監)

小 (接名單，行禮退下) 領旨。

帝 (抬頭對外望)

康 (會意，急起來關門，剛關上李蓮英從外面衝進來，康幾乎爲其撞倒)

李蓮英 (見康，現鄙視狀) 我道是誰？原來是康有爲。

康 (急行禮) 是，李總管。

蓮 (不理康，逕至帝面前) 萬歲爺，太后有事請萬歲爺馬上就去。

帝 (不安) 什……什麼事？

蓮 (冷冷地) 我不知道，到了那邊就會知道的。

帝 (沒奈何，下座) 你在這兒坐一會，朕馬上就要來的。

康 (行禮) 遵陛下旨意。

蓮 (對康現妬意，扮鬼臉，與帝匆匆下)

康 (沉思,緩緩將門關上,在室內踱步,心神不寧)

(外面叩門聲起)

康 (急開門,小太監率楊銳等進來)

小 (看四面,不見帝,問康) 萬歲爺呢?

康 萬歲馬上就要來的,(小太監退下,康急與楊銳行禮暢談。

康 (將門關上)請坐,請坐。

楊等 (同聲)康大人也請坐。

(大家入座)

康 (得意)我們的意見已蒙萬歲照准,決定把朝政次第改新,所以弟保舉各位大人來一同參加工作,

楊等 (同聲)是,那要康大人指導了。

林旭 (思慮)不過這件事太后同意了沒有?

楊銳（同聲）是的，太后同意了沒有？
劉光第
康 沒有。

林（現失望）太后沒有同意，這事辦起來困難很多，因為國家的大權，都操在太后的手裏。

劉 再好想一個辦法，把這大權從太后的手裏移到萬歲的手裏來，那末我們的事，就容易辦了。

康（面突現憤色，起身發言）這事太后不反對則罷，她如果要反對的話，（用手一揚作擊物姿勢）爲了國家前途着想，也不得不硬幹一下了。

林（拉康坐下，用目示外，防有人聽見）

（沉默）

康（沉思片刻，忽面現喜色與各人耳語）

楊等（均點頭，表示贊同）

(外面脚步聲踉蹌，衆人大驚)

(外面叩門聲大作，衆人更現慌色)

(叩門聲更響，且有人喊：「開門，開門。」)

康 (胆怯地起身開門，帝態度消極地進來，到御座上坐定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衆人見

了疑甚，急起立接駕)

康 (領楊等見駕)陛下，幾位參加改革政治的賢臣傳到了。

帝 (抬頭見楊等，面改現笑容)就是這三位嗎？

康 (點頭)是的。

楊等

(各報名見駕)
內閣候補侍郎楊銳
 刑部候補主事劉光旭
 內閣候補中書林旭

帝 (賜坐)平身，大家坐下，從長計議吧。

楊等 (齊叩頭謝坐)謝吾皇萬歲萬萬歲。

康（問帝）太后請陛下去有什麼事，陛下為什麼怒氣不息？

帝（憤恨地）就是爲了變法的問題。

林（搶着問）太后同意嗎？

帝 太后倒並不表示什麼意見，誰知道那個（抬頭向四面一望，悄悄下座走到長窗上對外細張，見無人才仍歸座）誰知那個奴才李蓮英，他說變法恐怕不合祖訓，因此太后說暫時緩辦，你們想可恨不可恨？

康 不合祖訓，真笑話。

楊等（齊聲）真是笑話。

康 那末難道說就不辦了嗎？

帝（立起來，雄壯地）什麼叫不辦，爲了國家，爲了百姓，怎麼好不辦呢？事實上非使我們迅速辦理不可。（用手握拳一揚，表示到底）

康 不過，不過……（過來與帝耳語）

帝（點頭）這當然也應該顧到，不過這個人是很厲害的，沒有比他更厲害的人，恐怕很難做到的。

康 難道朝裏比他厲害的沒有嗎？

帝（沉思）有是有的，不知他……他的心怎樣？

康 是誰？

帝 袁世凱，朕看他倒是一個人材。

楊銳（點頭）是的，這人的確不錯。

康 既然有人，那末這件事就好辦了。

帝（躊躇）不過手段太急進了一些，在良心上說來，好像有些對太后不起。

康 爲了國家的前途，太后一定能原諒的，同時事情成功後，再向太后陪禮，不仍舊是一樣嗎？

帝（毅然決定）行的，你們快去分頭進行，這件事朕馬上就幹。

康等（起身別帝與奮地下）

帝（稍思）來。

小（上）有。

帝傳旨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進宮見駕。

小領旨（退下）

帝（下座徘徊，心神不寧）

（裏面突傳來打牌聲，且有女子爭吵聲音：「怎麼，你這張三同也打得下，我早已知道他是等三六同，所以把這張牌扣住了好久不打下來，您竟會打下來，你看，又是三台，你看又是三台。」接着另一個女子聲音：「我沒有你聰明，管他三同四同，我只知道照牌打。」先一人又說：「什麼，你打錯了牌不承認，真是……」接着衆人解勸聲及推牌聲，令人聽不清楚。）

帝（握拳在手上一擊，恨恨地）這樣下去，還成一個什麼的國家，非變法不可，非變法

不可。

（外面人聲頓作，帝急開門觀看，見並沒有什麼，仍將門關上，進室踱步）

（外面叩門聲大作）

帝（面現喜氣）一定是袁世凱來了。（急開門）袁愛卿，袁愛卿。

蓮（態度莊嚴地）什麼袁愛卿，我是李蓮英。

帝（一怔）唉……是您。（失望萬分）您……您有什麼事？

蓮（傲慢）太后有旨，萬歲爺以後無論收到什麼本章，必須給太后看過後方可定奪。

帝（不滿意）什麼？都要請太后看過？

蓮（高聲地）是的，這是太后的懿旨。

帝（恨恨地垂頭不語）……

蓮（對帝瞟了一眼，毫無禮貌地退下）

帝（憤恨地抬頭）都要經太后看過，哼……

袁世凱（跟小太監進來）

小（行禮）袁大人傳到了。

帝（大喜，揮手叫太監退下，當將門關上，走到窗口眺望見無人，才放心）袁愛卿坐下。

袁（行禮）陛下傳臣進宮有什麼旨意？

帝 您坐下再談（入座，袁謝坐）

袁（對四面眺望，心疑）

帝（嘆氣）唉，朕覺得吾國近年來受盡了外國人的侵略，這樣下去再不想法子，國家的前途真是危險萬分！

袁 是的，臣也這樣想。

帝（含笑地）您覺得現行的政治，有什麼意見發表？

袁 臣覺得有許多地方應該改革一下。

帝 對啦，真是所見略同，朕也這樣想，照這樣說來，你也同意變法的嗎？

袁（躊躇）變法，是的，臣也同意的。

帝（大喜）你真是朕的心腹，以後朕一定重用你。

（窗外，李蓮英竊聽）

袁（謝恩）謝陛下聖恩。

帝（嘆氣）變法，的確是刻不容緩的事，可是……說起來困難太多了。

袁有什麼困難呢？難道說有人反對嗎？

帝（點頭）是的，恐怕太后要反對。

袁（代變）太后反對，那末，這件事就很困難了。

帝您覺得國家的前途重要，還是太后的意見重要？

袁（深思）這……這臣該萬死……臣以爲太后的意見，固然重要，但是國家的前途更重要。

帝不過太后的（抬頭看四面）勢力很大，所以也不能不顧到。

袁（點頭）是的，這倒是一個嚴重問題。

帝（突然走到袁身邊）

（窗上李蓮英影子馬上躲過）

帝（親熱地對袁低聲地問）袁愛卿，朕如果有事託你，你能替朕出力嗎？

袁（急立起）陛下有什麼諭旨，臣一定能爲陛下盡忠的。

帝（大喜，與袁耳語，窗上李蓮英影子又露出）

袁（隨聽臉上隨即變色）這……這……

帝事情成功了，就把直隸總督的位置，派你繼任下去。

袁（疑惑不決）

帝（問袁）你難道害怕嗎？放心去幹好了，我看這事，非你不可的。

袁不，不，臣並不是害怕！

帝（在御桌內取小令箭一枝給袁，並拍袁肩）那很好，這件事的成功失敗全在您的

身上，請你努力吧。

袁 請陛下放心好了。

帝 (喜甚)不過，不過千萬不可以把消息洩漏出來。

袁 是，臣遵陛下諭旨。(行禮退下)

(窗上李蓮英影子頓也消滅)

帝 (快樂異常，在室內時抬頭，如看花，十分得意)

康等 (同進來，最後一人將門關上)

帝 (見康等來，大喜，與康等耳語)

(四人均面現喜色)

帝 (歸座，康等也各自坐下)好，現在可以放心去幹了。

康 是的，這真是陛下的洪福。

帝 不是國家的洪福。(面突又現愁色)不過，朕總覺得手段太急一些，在良心上對不起

太后。

林事情成功後，仍把太后放出來，陛下再向太后請罪，不也是一樣嗎？

帝現在只好這樣辦了。

（遠遠傳來嘈雜的聲音，接着外面有人叩門）

劉（起身開門，太監匆匆進來）

小啓奏萬歲，大……大事不……不好了！

（帝與衆人齊面現驚慌顏色）

帝何事驚慌？

小啓奏萬歲，剛才萬歲和各位大人所討論的問題，不知何人走漏消息，把這些事情，統統給太后知道了，太后大怒，立刻傳旨，把宮裏宮外通通派人看守，沒有太后懿旨，不許擅自進出，奴婢聽了這個消息，特來啓奏，請萬歲聖裁。

（帝與衆人聽了大驚失色，齊面面相覷）

帝 知……知道了，快快再去打聽。

小 是，領旨。（行禮匆匆退下）

康等 （擔憂地）這……這

帝 （頓腳）這……這怎麼辦呢？（對康等看）你們這時還……還不走，再遲了恐怕走不掉了。

康 （拉住帝衣）臣……臣不願意離開陛下。

帝 （抱康痛哭）這……這何必呢？

（裏面人聲鼎沸）

帝 （推康等）快……快走，再不走，來不及了。

康 （不忍地）那……那末陛下您怎麼辦呢？

帝 你們不要管，朕拚這條性命，活在世上一些沒有主權，也覺得無味。

（四人拉帝傷心）

帝（把康等推出去，回室愁思）

（楊銳等三人又進來）

帝 你們回來做什麼？難道說等他們來捕嗎？

林 康工部說，如果不發生問題，請陛下打一個電報給他，好繼續進行工作。

帝 不發生問題？怎麼會不發生呢？你快走，快走！別多說了。

林（激昂地）臣不願意走！

楊 我們也不願意走。

劉 你們不怕死嗎？

帝 你們不怕死嗎？

林 怕死的還是革命家嗎？爲了國家，爲了民族，就是不幸死了，也是光榮的。

楊 死有重有泰山，有輕於鴻毛，我們爲國家爲民族而死，還有什麼遺憾呢？

帝（感林等）啊呀，你……你們真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。

楊（發狂地）我們不怕死，我們要變法。

三人（同聲喊）我們要變法。

帝（點頭，淚流下）是的，我們要變法。

（外面人聲大起，腳步聲雜亂）

（帝等大驚）

（突然門外衝進許多人來）

西太后（怒沖沖率李蓮英等進來）來，把這三個東西拿下。

御林軍 是。（蜂擁上來把林等三人捉住）

楊等（掙扎）做什麼？……

西（指着帝，態度凶暴地）好，你幹得好事！

帝（驚慌萬分）兒臣……沒……沒有幹什麼事。

西（還要抵賴，取出小弓箭與帝看）這是誰的？（直送到帝面上）這是誰的？

帝（見箭令，大嚇，急跪下）……

西 哼，你的胆子倒不小，（看楊等，頓時發怒）你和那班狗東西混在一塊，有什麼好事

情幹出來？（忽然不見康有爲）康有爲這混賬東西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帝 （伏在地上）他……他早已到上海去了。

西 （鼻子一動）哼，是你放他逃走的嗎？好大的胆子！

帝 ……………

西 （看楊等，頓生殺氣）來，把這些搗亂東西推出去斬首。

軍 領旨。（一聲吶喊，擁上將楊等綁了要推出去）

帝 （抱住西太后腳爲楊等求恕）母……母后，他們是沒有關……關係的，請……

西 （一脚把帝踢開）滾開！

林 （雄壯地）什麼叫搗亂份子，我們是要國家強盛，所以主張變法，搗亂些什麼。不求國家強盛的人，才是搗亂份子。

西 （冷笑）哼！變法，現在叫你們到陰間去變法！

楊 您這害盡蒼生的那拉氏，您要殺我們是殺不完的，我們死了，還有無數的同志在繼續着我們的工作。

西 （恨甚）快……快推出去？（搖手，看都不敢看）

（三人竭力掙扎，且走且罵，結果仍被御林軍拉出去）

西 （回頭對李蓮英說）天下有像這種沒有良心的東西，我倒好意叫他承繼了皇位，他不想報答我，倒反而要來害我，那真是比狼的心還凶了。（問帝）噲，康有為這個東西呢？

帝 ………

西 （怒怒地）我看你也沒有福氣做皇帝，生就做臣子的命，真是賤骨頭。（對衆宣佈）你們看對嗎？照他這樣子，這個皇位怎好再叫他做下去呢？非廢立不可，非廢立不可。

（衆人不表示什麼，只有李蓮英微笑點頭）

西 （縐眉思索，像馬上要開口廢立的樣子，帝伏在地上只是不响）

孫家鼎（突然上來啓奏）啓奏太后，萬歲雖然一時對太后有不敬的地方，但別的並沒

有什麼失德，如果突然廢立了，非但於禮不合，就是各國也不會見得同意。

西（大怒）您說的什麼話？我歡喜怎末做，就怎樣做，管他什麼合理不合理，吾國的事爲什麼要別國管，你不要老昏了。

孫（誠惶地）臣……臣的意思，還是請太后鄭重攷慮才好。

西（堅決地）沒有什麼攷慮不攷慮。

孫（繼續忠諫）爲了這一些小事，馬上把萬歲廢立，總覺得不……不大妥當。

蓮（對太后做一個眼風，暗示嚴斥孫意）

西（突然怒氣上升）孫家鼎，你真，是越老越昏了，老實對您說，我們皇室裏的事，用你們漢人管不到來，（御林軍轟的一聲答應）把這老糊塗趕出去。

軍（上來把孫拉了出去）

西（對李蓮英示意，叫他把帝囚起來）……

蓮（會意，叫太監上前拉起帝）起來，起來。

帝（頹唐）……

（衆人均現憐惜意，宮人且因此淚下）

西（閉目不理不睬）

蓮（拉帝出去）

珍妃（一聲大哭奔到太后面前跪下）老……老……佛爸，萬……萬歲雖然不孝，但決不致廢立，還請老……老佛爺饒赦他這一次吧。

西（開眼，見珍妃，怒甚）小賤人，都是你們這些狐狸精把他迷得這個樣子，現在還要來嚙噬。（上前一把拉住珍妃頭髮望外一推，她當即跌到在地上）來，把這小賤人關起來。

小領旨。（上前拉珍妃）

珍（跪行到帝面前，捧住帝腿大哭）萬……萬歲，臣妾與萬歲一同死在此地吧。

帝 (抱着珍妃哭泣) 妳……妳……

西 (怒甚) 還不把他們關起來幹什麼?

蓮 領旨。(惡狠狠上來把帝妃拉出去)

蓮 (進來, 與太后耳語, 后點頭, 現愉色)

小 (匆匆進來掏出懷中紙呈后)

西 (閱紙, 臉現驚色) 怎麼, 這消息洩漏得這樣快?

蓮 是的, 我剛才在外面, 也聽見有人說, 如果老佛爺真的把萬歲爺廢立, 各國要聯合起

來和老佛爺爲難。

西 (大怒) 放屁, 我們的事, 要洋鬼子管什麼? (咬牙切齒) 我……我恨不得把這班洋鬼

子統統殺死!

蓮 總要想一個應付的辦法才好。

西 (沉思)

載漪（進來叩見后）老佛爺。

西（見載，轉變爲喜）載漪，你來得正好，這個賤骨頭已經關起來了，現在想把你的兒子繼任，你願意嗎？

載（急叩頭謝恩）謝老佛爺，可是叫奴才怎麼報答老佛爺呢？

西起來，現在不是說報答的時候，還有大事和您商量。

載是，（爬起來）老佛爺有什麼旨意，不怕水裏火裏，奴才一定願意去的。

西就是廢立的這件事，一切都沒有問題了，可是那些洋鬼子却表示反對，說如果把這賤骨頭廢立了，他們馬上聯合起來和我爲難，你想可惡不可惡？

（外面幾聲鎗聲）

（全室人大驚）

西（現慌色叫李蓮英）那裏來的槍聲？李蓮英你去打聽一下，那裏來的鎗聲。
蓮是。（率兩小太監下）

載 真豈有此理，我們的事，倒要洋鬼子反對。（思索，突然面現喜色）啊呀，奴才幾乎把一件大事忘了。（拍胸）老佛爺，放心好了，一切沒有問題（再拍胸膛）一切都在奴才身上，包這件事情辦成功。

西 （不懂，急問）怎麼了！怎麼了？

載 （拍胸不止）一切都……都在奴才身上！

西 （不耐煩）快說，怎麼這樣吞吞吐吐，真討厭。

載 （亂摸袋好久才摸出一面黃旗來，中間寫「扶清滅洋」下角寫「玉皇大帝伏魔大聖特派滅洋救國義和團」字樣，展開來與后看）

（大家擁上來看）

西 （不懂）這是什麼（讀旗上字）扶清滅洋。

載 （把旗拱在座中央）跪下去行三跪九叩首禮，引得衆人大笑起來

西 （急甚）見鬼了嗎？究竟怎麼一會事？

載（得意地）老佛爺，這是救我們大清帝國，滅盡洋鬼子的神仙，他們都是（指天）天上的仙人派來的，人數很多，有一百萬，一千萬，我實在弄不清楚，總之一句話是非常多的。

西 他們靠什麼本領可以滅掉洋鬼子呢？

載 這……這……據說……洋鬼子不是有洋槍洋炮的嗎？據說洋鎗大炮打到他們身上，非但打不進去，而且要射回去打死放鎗放炮的那個人。

西（大喜）真的嗎？（合十）阿彌陀佛，那真是我們的救星了。

載 現在他們有一個代表在外面。

西（揮手）快……快去請進來。

載 是。（興奮異常奔出去）

（室內人均現喜色，紛紛談論）

西洋鬼子，到今天你們都要一個個送命了，本來你們也大可惡了，怎麼連我的事情也

敢干涉起來了，真是可惡！

蓮（奔進來）不，不好了，洋鬼子真的要干涉我們的事。

西（愉快地）你別担心，現在已有了滅盡洋鬼子的天兵來了。

蓮（莫明其妙）老……老佛爺，怎麼，怎麼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西（指旗與蓮看，蓮看仍不懂）這就是滅盡洋鬼子的法寶。

蓮（不懂）奴才仍舊不懂。

西等一會，您就懂的。

載（領義和團代表得意地進來）

西（恭敬地起立迎接）

載（介紹）這位就是太后。

義和團代表（粗魯地）是（上前行參佛禮）

西（謙遜）算了，算了。神仙將軍，你們幫吾們大清國把洋鬼子滅掉嗎？不過你們有什麼

本領？

義 我們有仙符，（從身上取出符來）把這符貼在身上，洋鬼的鎗炮打來，統統會得掉下去。

宮女甲 （搶上來問）會不會再打回去把洋鬼子打死呢！

義 （見宮女，現色情狂，頓發狂地手腳亂舞）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，洋鬼子來一百打死一百，來一千打死一千。

西 （拍手）哈哈，好啊！好啊！

（衆人齊拍手狂呼）

西 到今天，我們才好出口氣，洋鬼子們在一向也太神氣了，動不動要來侵略我國，口中還要說什麼親善哪，提攜哪，都是些欺人的話。

載 親善，提攜，合作，再和他們親善一些，國家早已亡了。

西 （點頭）是的。（溫和地對載說）你快領這位神仙將軍去休息，要好好的招待，錢不夠

到我宮裏來拿。

載 (謝恩)是(率義和團代表行禮下)

西 (喜甚)從此我們可以安心了,(指外)洋鬼子,你們可要倒霉了,以後別再開口親善,閉口提攜了。

(衆人大喜,都跪下向后祝賀)

西 (搖手)別向我祝賀,這是神仙將軍的神力,來來。(指旗,隨即跪下對旗叩禮,衆人也隨太后跪下叩禮)

(突然外面傳進焚屋的聲音,衆人大驚,急起身靜聽)

西 什麼地方起火,快……(話未完,外面又傳入「殺洋鬼子,殺洋鬼子」的聲音,震動山岳)

(全室人大喜,又紛紛跪下向旗叩頭,口中齊念阿彌陀佛,阿彌陀佛,與外面的喊殺聲遙遙相應)

(第三幕下)

第四幕

時期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

地址 瀛台

人物 光緒帝 西太后 李蓮英 曾紀澤 珍妃 御林軍數人 內侍宮女數人

衆大臣

佈景

瀛台的一角，右有一大柵，裏面設備簡陋，有一鋪，一桌，一椅及其他需用之小件外，別無他物。中央之左角爲頤和園之遠景，亭台樓閣，倍形繁興。柵外爲一大會客室，有桌椅等設備，左角爲一甬道，外通瀛台之大門，凡進來之人，均由此角道入內。柵之外角有一小門，亦可通外面。室內光線黯淡，一切呈淒涼狀。

啓幕

光緒帝被囚柵內，精神頹唐，時憑柵探望，滿面憂色。

（燈光黯淡）

光緒帝 （垂頭喪氣坐在囚室內，衣服不整，精神頹唐，時走到柵邊外跳，若有所思似）

（遠遠傳來太后升殿聽政之金鐘聲）

帝 （突然，精神興奮，拉柵桿要出外）啊，我要奮鬥，我要光明，許多的國事，我要親自去處理，我不能讓朝政這樣腐敗下去，這樣黑暗下去。

（外面傳入百官朝見太后之熱鬧聲）

帝 （仰頭望外，失望萬分，回到座上將桌上綠豆如的燈光挑亮）我希望您老是這樣亮，把黑暗統統驅逐乾淨，永遠的只有光明，光明。（燈內油盡，不久已淡下去，帝大失望）怎麼？怎麼？光明，光明。

（室內短時暗淡，不久外面透進晨曦來）

（門外傳來珍妃與侍衛爭吵的聲音）——「妃珍：為什麼，我不能進去，我不是外人，我是當今皇帝的妃子，我不能進去誰能進去？」

帝 （注意地聽）

（外面御林軍：「太后懿旨，無論誰不能進去，要進去，除非有太后的懿旨才與。」）

（珍妃：「什麼？有懿旨才與，哼，就是犯人也許可以讓人家見面，何況萬歲並不犯什麼罪，不過政治的主張和太后稍有不合，難道說就不准人家見面嗎？」）

（軍：「沒有用，我們只知道有太后，不知道有萬歲。」）

帝（在柵邊狂呼）珍妃，珍妃，您……您……

（珍：「你這奴才說些什麼話，你敢再說一句，你……」）

帝（怒甚）那一個奴才敢阻擋您，胆子真不小，誰阻擋您，您就打誰，打死這輩只會獻媚的奴才。

（另一御林軍：「她來看萬歲爺，您何必攔阻呢？太后的旨意雖然不可不遵，可是萬歲爺的痛苦也得同情幾分。珍妃，這孩子不懂事的，請您別生氣，來來來，請進來。」接着聽見開鎖啓聲）

（珍妃走進來）

帝 (見珍妃興奮萬分，大喊) 珍妃，珍妃，你來，你……

珍 (頹唐地走到柵邊，帝接住伊手，不禁掉下淚來) 萬……萬歲，我以為今生不能再和萬歲見面囉，誰知今天還能相會，唉！我就是死也甘心了。

帝 (望珍妃) 珍妃，你怎麼這樣消瘦？(把伊手拉緊)

珍 (揩淚) 怎麼不瘦呢？一天到晚關着，一些沒有自由，我真……

(哭泣)

帝 (安慰珍妃) 妳……妳別傷心了。(淚也掉下)

珍 (住哭) 萬歲，自從和萬歲分別後，那一天不想念，我早就想來看萬歲了，可是那些混蛋的奴才，死也不放我出來，今天我實在忍不住了，和他們大鬧了一陣，才溜了出來，到這裏偏偏又碰到這些奴才，我真恨不得打死他們！

帝 這些奴才，一天不死完，國家要受害一天，唐朝的衰弱，明朝的滅亡，不都是為了這些奴才的害嗎？這是很顯著的殷鑑，為什麼太后偏偏要相信他們呢？

珍（點頭）萬歲，您爲了要國家強盛，所以主張變法，太后非但不同意您的主張，還要把

您拘禁起來，現在聽了一輩只知升官發財的東西的話，把朝政弄得更不成個樣子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

帝（怨恨）這種事情，別提了，提了我就痛心，這樣下去，國家還有救嗎？太后把我無論怎

樣爲難，我一些不痛的，我只希望太后能把朝政改革好，就是我不幸死了，也甘心的。

（嘆氣）唉！親賢臣，遠小人，國家才有希望，現在太后偏偏親小人，遠賢臣，這不是倒行逆施嗎？

珍 萬歲，別消極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千里遠的山也要開通，萬丈深的海也要填平，萬歲只要努力，怕不會不達到目的嗎？

帝（興奮）只有妳才能安慰我，珍，我的珍。

珍（現羞態，頭沉下，手弄衣角）

太監甲（慌張地奔進來）珍妃，珍妃，快……快些出去，李總管來了。

珍（生氣）怕什麼？李蓮英來，我怕他嗎？他只好在別人面上神氣，老實說，他如果對……我，哼，對他不起。

帝（怒甚）這奴才來了，正好，我不來找他，問他要把國家害到怎麼樣才肯放手，他有本領再唆惑太后把我害死，那就算他本領大，不然，哼！他的……他的性命也在我的手裏。

（外面人聲嘈雜，只聽得喊：「李總管，『老總管』的聲音。」）

監甲（拉珍出去）快去，快去，再不去，要害我們吃苦了。

珍（堅拒）我偏偏不去，看他把我怎麼樣？

帝（申斥太監）滾開，誰要你在這兒？

監甲（快快退下）

（四太監擁李蓮英大模大樣上）

李蓮英（見珍妃，回頭問太監）今天是那一個值日？

監乙 今天是一個值日？

監甲（戰戰兢兢上）李……李總管，今天是小人。

蓮（怒容滿面）誰叫你手指珍妃？放她進來的？

珍（轉身勇氣地對李說）是我自己來的，和他們沒有關係。

蓮（看珍妃）談了好久了，現在也好去了。

珍 我要去自己會去，用不到別人干涉。

蓮（語塞快快地在室內徘徊）

帝（對李看一眼）珍妃，妳在這兒好了，我不叫您去，誰敢叫您去。

蓮（突然走到珍妃面前）珍妃，妳到此地來，是不是奉了太后懿旨來的？

珍 我沒有奉太后什麼懿旨

蓮 那末……

帝（搶着說）李蓮英，你不要用太後來嚇人。

蓮 什麼話，用太後來嚇人，不過太后曾有懿旨，無論誰來看萬歲爺，一定要得到太后的

允許，現在珍妃沒有得到太后的允許私自到這兒來，這責任我可担承不了。

帝 誰要你担承，只有太后的事才要你担承。

蓮 (氣甚) 好，好……(恨恨率太監退下)

帝 (吐痰) 滾蛋，不要臉的奴才。珍妃，妳不要理他。

珍 萬歲，也別生氣了。

(御林軍聲音：「曾大人，早。」曾紀澤聲音：「萬歲在裏面嗎？」軍：「在裏面，您要看萬歲爺嗎？不過有沒有太后的懿旨？」)

(暫時沉寂)

(軍：「曾大人，請進來，這裏走。」)

珍 萬歲，有人來了，我要去了。

帝 (緊握住珍手) 那末要妳常來。

珍是。(含悲地從右門下)

帝 (煩悶地坐到座上,低頭想心事)

(太監乙領曾紀澤上)

監乙 (報告)萬歲爺,曾大人來了。(退下)

帝 (一嚇,抬頭見曾,面現喜色)曾……

曾紀澤 (很快地過來見帝)萬歲,好久不見了。(跪下見駕)

帝 (隔欄扶起)起來,起來。

曾 (起身)謝萬歲。

帝 你是從朝裏來嗎?

曾 是的,臣因爲好久不見萬歲的面了,心裏非常掛念,朝裏(回頭望一下,見沒有人,仍回轉頭來)朝裏的官員們,心裏也非常惦念萬歲,他們都想來向萬歲請安,可是……可是要到這兒來,也不是件容易的事,非要得到太后的同意不可。

帝（冷笑）真笑話，你們來看我，要經過這許多麻煩，不知太后究竟是什麼用意，要廢立就快快的廢立，要我死就快快的把我害死，像現在這樣不死不活的，不知究竟存什麼用意？

曾 照太后的意思，早已想把萬歲廢立了，繼任的人，就是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儀。一切的手續已經由李，李總管準備就緒了。

帝（怒氣上升）什麼李總管，簡直是無恥的奴才，殺不可恕的奴才，這個奴才不死掉，大清江山也要斷送在他的手裏！（氣喘不止）

曾（安慰）萬歲，也別生氣了，廢立的事情決不會實現的。

帝（性急地問）後來怎麼樣了？你再說下去，再說下去。

曾 太后的意思，改封萬歲為晉德公，同時要萬歲馬上離開京城，住到一個很偏僻的地方去，使萬歲以後不能干涉朝政，一切的大權，都……（聲音稍低）都操在太后的——批心腹手裏。

帝（怒甚）好，廢掉，我倒情願廢掉，比關在這裏強得多，我只要有自由，只要百姓不受痛苦，我決不願貪了這虛榮的皇位，眼看國家一天天衰弱下去。

曾（同情）萬歲的憂國憂民，全國的同胞都非常的感激，想萬歲自從登基以來，這二十多年來，內亂外侮沒有一年沒有，真可以說是受盡了痛苦，嘗遍了辛酸。記得是萬歲被太后拘禁起來這一天，這消息傳出去後，在朝門外不知擠滿了許多代抱不平的老百姓們，至少有七八萬。

帝（關心）後來怎麼樣呢？

曾後來還不是給禁衛軍打散了嗎？說也可憐，這一天，因為人太多了，一時來不及散開去，所以被打死和踏死的共有一百多，看看真傷心！

帝（閉目不安）啊呀，罪過，罪過，這都是我害了他們，叫我怎麼報答這些老百姓呢？那倒不必，萬歲能夠替國家實行新政，就是救救老百姓的性命，他們感激萬歲也來不及，怎麼還受得起萬歲的感激？

帝（沉思）太后既然要把我廢立，怎麼還不見動靜，又不知在演什麼把戲？

曾 廢立，有這樣容易的事，萬歲，請放心好了，這件事永遠不會實現了。

帝（不明瞭）為什麼？難道太后又改變方針了嗎？

曾 太后……

（外面傳房子被焚聲音）

（帝與曾靜聽）

帝（問）太后怎麼樣？

曾 太后會改變方針嗎？她決定的計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，所以遲遲不把萬歲廢立的

緣故，因為各國公使領事表示反對，和各省的大臣也不贊同。

帝（感慨地）唉！他們也太多事了，廢掉了有什麼關係，做一個沒有自由沒有主權的皇帝，倒不如做一個老百姓開心些。

（外面傳馬鈴聲和人聲）

帝 怎麼現在外面老是有這種聲音？

曾 萬歲怎麼還沒有知道，近來外面的情形大變了。

帝（模糊）什麼大變？難道說外國人又侵略進來了嗎？

曾 外國人倒沒有侵略進來，我國的軍隊已經在那裏準備攻擊外國人了。

帝 外國人不侵略我們，我們為什麼要去攻擊他們呢？這又是誰的主張？

曾 誰的主張呢？當然是太后的主張。

帝 太后究竟爲了什麼要攻擊外國人呢？

曾 就是爲了萬歲的事，因爲各國反對，觸動了太后的怒，所以要去攻擊他們。

帝 爲了這件事去攻擊人家，覺得理由不大充足。師出無名，要勝利是很困難的。（沉思）

我又明白了，太后靠什麼力量去和外國人挑釁呢？

曾（微笑）說來却也好笑，那個只知道拜佛的山東巡撫毓賢，糊裏糊塗，介紹了一批匪徒進京，叫做什麼義和團，他們豎起了扶清滅洋的旗幟，所以太后非常的稱許，就叫

他們來保護京城，並且充攻擊外國人的先鋒隊。

帝 那末義和團的實力一定是很雄厚的。

曾 雄厚些什麼呢？不過據他們宣傳，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張靈符，可以避免外國人的槍炮，準確不準確，誰也沒有試驗過。太后很相信他們的話，稱他們爲神仙兵。

帝 哼，擾亂天下的，就是這批東西，不久的將來，就可以看到老百姓們受刀兵的痛苦了。

（外面傳入人們高呼聲，裏面只聽得喊：「義和團萬歲，西太后萬歲。」）

曾 又不知出了什麼亂子了？

（忽傳入外面御林軍談話的聲音，甲：「您知道嗎？東直門一帶的教堂，都給義和團放火燒光了。」乙：「真的話？」甲：「誰騙您，真痛快，我們的義和團剛剛衝到教堂的門口，點起火把來要放火時，那些往日仗洋鬼子勢力的走狗，一隻隻都鑽了出來，給義和團看見了，抓住了一頓打，不到十分鐘，這些走狗統統斷送了狗命。」乙：「哈哈，痛快，死得好，死得好，做漢奸的，做走狗的不死，誰人死？」）

(帝與曾靜心聽)

帝 (搖頭) 越弄越糟了, 照這樣下去, 外國人怎肯干休呢?
曾 是的, 我也是這樣想, 恐怕是放火容易, 收火就難了。

(突然人聲又大作, 裏面且夾着放槍聲)

曾 (大驚) 怎麼? 槍聲, 槍聲。

帝 (靜聽) 那裏來的槍聲?

(外面人聲大作: 隱隱約約聽到路人談話聲: 「看啊, 看啊, 一個洋鬼子給我們打死了, 王八的, 平日施威作福, 欺侮我們同胞, 想不到今天也會死在我們手裏, 真痛快, 希望他們多死幾個, 好替我們同胞出出氣。」接着發出許多人拍掌和大笑聲。)

帝 (驚慌) 什麼? 把外國人打死了, 這……這……

曾 事情是越弄越糟, 看起來這次的戰事一定不能避免了。

(遠遠傳來音樂聲)

監（奔進來報告）萬……萬歲，太后駕到了。（仍匆匆退下）

曾（催促）萬歲，我告退了。

帝 你在這裏又沒有關係。

曾 不，不。（叩別帝從右門退下）

（一羣人簇擁着太后進來，李蓮英很神氣地跟在後面，兩太監執着珍妃，像捉住了犯人般。）

監（急忙設座請太后坐下）老佛爺請坐。

西太后（坐下，目光對珍妃怒視）

（御林軍們威武地在四面佈崗，如臨大敵般）

西（命令放帝出來）來，把鎖開了。

蓮 是。（開鎖將帝放出）

帝（上前叩見）母后，早安。

西 (怒容滿面) 哼, 你還當我母后嗎? 滾開! (帝站起來立在一旁) 現在也不來和你多說,

問過這隻狐狸精再來問你。(高聲地) 來, 把這隻狐狸精帶過來。

軍 (同聲吆喝) 是! (兩人將珍妃惡狠狠地拖過來, 跪在太后面前)

西 (怒指著珍妃) 你這隻狐狸精, 現在越弄越不像樣子了, 我的旨意也敢違背, 你究竟有幾個腦袋?

珍 ……

西 哼, 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? 獻媚的手段少做些出來。(指帝) 你看, 他給你迷到了這種地步, 你還要來迷他, 真是不知臉的賤貨。丈夫那一個沒有, 我從前對咸豐皇帝何嘗像你這種樣子, 你究竟害臊不害臊?

珍 (仍是不發一言) ……

西 (高聲) 怎麼你嘴巴啞了嗎? 你不說, 我一定要你說, (立起來逼珍妃說) 你說, 你說。
珍 (被推倒在地上, 老是不說) ……

蓮 (勸太后,扶仍其坐下) 好了,別氣壞了身體,老佛爺保重才是。

西 (對李蓮英說) 你看這隻狐狸精這種樣子,叫人生氣不生氣,我待他們總算好了,那件不依他們,現在反而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我,真是不受抬舉的賤人。(看帝) 你看,你看,這種狐狸精你還要寵愛他,哼,你再寵愛下去,你的命也要爲她送掉了。

帝 (頭沉下,不發一言)

西 (仍逼問珍妃) 下賤的狐狸精,我問你,沒有得到我的同意,爲什麼到這兒來,是不是你不把我看眼上嗎?

蓮 (挑唆) 她……

西 (急問) 她什麼?你快說,沒有關係,老實說好了。

(大家的目光注視着李蓮英)

蓮 (冷口地說) 他把誰放在眼上,除非他自己。

西 (大怒) 什麼?我都不在她眼上嗎?小賤人,胆量真不小,噫,在背後您定對我不敬的

地方，（看四面）不教訓你一下，你一定不會曉得的，來。

軍是。（轟的一聲答應）把這小賤人拉出去重抽四十鞭。

軍兩人是。（如狼如虎地把珍妃拉出去）

帝（急上前勸阻）母……母后……

西（怒視帝）不要你管，這裏輪不到你開口。

（沉寂）

（裏面傳抽鞭子的聲音和珍妃喊痛的一聲）

帝（心神不甯，裏面珍妃喊一聲，帝身體一跳，實在忍不住，奔過來跪下太后面前，代珍妃求恕）母……母后，請您饒赦了她吧。

西（不理睬）滾開，滾開。

帝（再上來哀求）母后……母后，請您……

西（冷冷地）打她，你心痛嗎？要你心痛，你既然捨不得她被打，那末叫你少寵愛這隻狐

狸精，爲什麼老是不聽我的話呢？

（裏面皮鞭聲和珍妃哭聲加急）

帝

（一聲大哭，哭倒在地上）

軍

（拖了珍妃出來復旨）老佛爺，刑已行畢。

西

（得意）你們退下。

軍

是。（全體退下）

珍

（在旁呻吟，滿身鮮血）

帝

（見珍妃，從地上爬起來，來安慰）珍……珍妃……您……您……

珍

（傷心地伏在帝身上痛哭）喉，喉……萬歲……

（兩人相偎哭）

西

我看不中這種醜樣子，把這小賤人拖下去。

監

是。（上來拉珍妃）

珍（捨不得與帝分開）萬……萬歲……（結果仍被拉下）

西（伸腰，十分舒適的樣子，與李蓮英談）現在外面怎麼樣了？

蓮（殷勤地）外面的情形很好，洋鬼子的教堂差不多給我們燒完了，東交民巷各國的洋鬼子，給我們封鎖住了，一些沒有辦法，據說他們吃的東西也快要完了，再封鎖十天或則半個月，他們一定要統統餓死了。

西（拍手大笑）哈哈，好啊，好啊，這個辦法很好，他們一向也太神氣，動不動駕了兵艦侵略進來，不依他們，就今天佔這塊地方，明天佔那塊地方，不過地方究竟還是漢人的，和我們倒沒有關係，不要說這一些些，就是再失掉一些也沒有關係。

蓮（趨奉）是的，漢人的地方，多送掉些也沒有關係。

帝（不服）怎麼……

西（高聲）這裏用不到你開口，下去。

帝（快快地倚在柵欄邊上）

西 就是現在洋鬼子越弄越可惡了，連我的幹事，他們也敢反對，這還了得，不這樣對付他們，他們更要得寸進尺呢？

蓮 是的，這件事……（對帝看一眼）這件事要不是他們反對，早已辦妥了。

西 神仙兵固然厲害，這一次非把洋鬼子統統消滅不可。

蓮 （得意）是的，從此以後，叫他們不敢小覷我們大清帝國。

西 （快樂）對啦！世界最強盛的也只有我們大清帝國。哈哈……

蓮 （也大笑）哈哈……

帝 照兒臣看來，能使這事不致擴大最好，真的雙方決裂了，開起仗來，我國的兵力能否抵抗各國，還是一個疑問……

西 （搶着說）你知道什麼？這件事用你不到經心，一切有我辦理，什麼叫能否抵抗，我們現在有一百多萬神仙兵，洋鬼子的槍炮不能打傷我們一個人，同時甘肅董福祥的鉄騎兵也調來了，還怕什麼洋鬼子，對你說，這件事用你不到經心，你有本領，也不致

於……

帝 (快然,低頭不响)

(槍炮聲較前響而又密)

西 (疑心,靜聽) 我們的神仙兵,把洋鬼子殺得怎麼樣了?(對李蓮英)你出去問問看。
蓮 是。(下)

西 (對帝)你以後要聽我的話,康有爲這種傢伙都不是好東西,什麼變法不變法,我國有很好的老法子不用,反要去學洋鬼子的新法嗎?我最恨的是洋鬼,頭上戴了洋帽,身上穿了洋裝,嘴裏啣了洋烟,手裏拿了洋筆,腳上穿了洋襪,這簡直是不像一個人,活似一隻猴子。

帝 ……………

蓮 (慌張地奔進來,與太后耳語)……

西 (面上馬上現出不安的樣子)不……不會吧,神……神仙兵……

蓮（再向太后耳語）

西 真的嗎？這個……（現慌張的樣子）

（槍炮聲大作，內中且夾着喊殺聲）

（全室人精神不甯）

（一班大臣慌張地奔進來）不……不好了……不好了……

西（假作鎮靜）為什麼這樣見神見鬼？

大臣甲（氣喘）老……老……老佛爺，洋……洋鬼子已經……已經派了兵艦攻破了

大沽口，現在已經到了天津了。

西（毫不在意）怕什麼，天津有我們的鐵騎兵在那兒，怕什麼洋鬼子，難道說天下聞名

的鐵騎兵打不過洋鬼子嗎？

大臣乙（戰抖地）老……老佛爺，鐵騎兵……恐……恐怕也靠不住吧？

西（生氣）你們……你們……

(槍炮聲如近在咫尺)

(室內人大驚)

大臣甲 請……請老佛想……想個辦法才好。

西 (沉思)

監 (飛奔着進來報告)不……不……不好了，洋鬼子的兵，已經到了豐台了。

蓮 (大驚)什麼，已經到了豐台了。

監 是的。

西 (關心地)那麼我們的神仙兵抵抗嗎？

監 神仙兵，哈哈，(對大家看了一眼)……

西 快說，快說，神仙兵究竟怎麼樣，是槍炮不受的嗎？把洋鬼子都……都消滅了嗎？

監 不，那些神仙兵，抵是抵抗的，可是一聽到洋鬼子的槍聲，三四個神仙兵都跌倒在地

上，好像喝醉了酒一般，都已經嚇昏了。

西 (很急地) 我問你,他們是不是槍炮不受的?

監 什麼叫槍炮不受,洋鬼子的珠彈飛過來,打倒神仙兵的身上,仍舊是和普通人一樣,前心進去從後背出來,眼睛往上一挺,兩腳向後一伸,回到了老家去了。

西 他們恐怕忘記了靈符,所以不能避珠彈了吧?

監 怎麼不帶呢?個個帶的,但吃到了珠彈,又都個個送命了。

西 (失望,氣倒在椅上)

(衆人連忙過來問安,喊老佛爺的聲音,充滿了全屋)

西 (醒過來,精神失常)

衆大臣 (上前問策) 老佛爺,究竟怎麼辦?

西 (慌張,主意全失) 你們出去,讓我……讓我……

(衆大臣行禮退下)

西 (問李蓮英) 你看怎麼辦?誰知道神仙兵這樣靠不住,這真是……這……

蓮 事到如今，也沒有辦法了，照奴才看來，還是請老佛爺暫時離京去避一下。

帝 （上來獻策）爲什麼要避開呢？照兒臣的意思，趕快把東交民巷的各國官員放出來，叫他們各人回去知照本國軍隊撤退，然後再商議一切辦法。

西 放出來，不是讓他們搗亂了嗎？不興，不興。還是他的辦法好，（對李蓮英）那末你快些去準備準備。

蓮 是。（匆匆下）

帝 母后，兒臣的意，看見了外國人就避總不是個好辦法，既然鑄了大錯，我們要加强力量，清除內奸，要真正抗戰下去，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日子還遠，逃避總不是一個辦法！

西 （不理）……

（槍炮聲又緊急起來，裏面且夾着哭叫聲）

西 （坐立不安）

蓮 (穿了一件舊袍子，背一個大包和幾件舊衣服匆匆上) 老佛爺，快些改裝。(替太后改裝)

西 (突然想起了珍妃) 來，把這狐狸精帶出來。

監 是。(下)

帝 (注意似地)

(太監將珍妃帶上來)

西 (對珍妃惡笑) 現在我們要走了，送你到一個好地方去吧。(眼睛斜李蓮英，暗示結果她性命)

蓮 (會意) 來，來，珍妃，跟我來。

珍 (覺得不禁大哭起來，奔過來拉住帝衣) 萬歲……萬歲，我至死不屈服！

帝 (緊抱住珍妃傷心) 珍妃，這多是奸賊作祟，來結果我們的，你……你……

西 (怒甚) 快把這狐狸精拉出去。

軍等 (惡狠狠上來拉珍妃) 去去。

帝 (拒絕御林軍拉珍妃, 上來援助) 慢來…… 慢來……

西 (怒甚) 你替我滾開。

帝 (不聽命, 仍竭力保護珍妃) 這……這……

西 (大怒, 立起來) 來, 先把他關起來!

軍等 (一吶喊聲) 領旨(上來拉帝)

帝 (掙扎) 不……不能, 要死, 和珍妃死在一起。我們爲國爲民而死也光榮的。這奸賊你活得下去麼?

珍 臣妾願意和萬歲同死, 我願和萬歲爲國而死。

軍等 (凶暴地將帝推進柵去)

(外面槍炮聲, 和哭聲震動山岳)

帝 (在柵內掙扎) 珍……珍妃……

珍（在外掙扎）萬……萬歲……

西拉她下去，叫她自盡。

軍等 領旨。（上來硬拉珍妃，珍妃掙扎，哭泣地下）

（帝在柵內掙扎）珍妃，我們一同去死，眼看奸賊還得幾時？

（槍炮聲更緊密）

（西太后等均慌做一團，匆匆準備逃出去的樣子）

第四幕緊下



西 太 后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每册實價五角

著 者 周 劍 塵

出版者 劇 作 協 社

發行者 新 藝 書 店

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初版

7/12/20